



皇朝通志

刑法畧

三

刑制 聽斷

凡聽斷刑獄。立審結章程。以專責守。五城提督衙門審理案件。除笞杖等輕罪。自行完結。若情節介在疑似。及關係罪名出入者。俱送刑部審擬。不得率行自結。其直省徒罪案件。如有關係人命者。均照軍流人犯解。按察使審轉。督撫專案咨部核覆。仍今年終彙題。其尋常徒罪。各督撫批結後。即詳叙。

供招。按季報部查核。凡刑部現審事件。如竊盜三犯。贓數不多。改遣家奴。喫酒行凶。發遣及賭博擬流。販私擬徒。軍民相姦。擬以枷責等項。尋常罪犯。於審結之日。即行發落。仍於彙題疏內聲明。遇有特交案件。即審明無罪可科。亦應覆奏。如罪至斬絞。仍會同三法司核擬特題。其他案件。除杖罪竟行發落外。犯該發遣軍流徒役。及軍流徒折枷鞭等罪。倘非尋常經見之事。若犯罪。文自監生以上。武自驍騎校以上。或本身雖白丁。繫見任大臣子弟。犯該斷決者。仍照彙題之例。詳叙招供文移。不拘件數。時日。隨結隨題。俟奉

旨之日。發落。其有酌輕酌重案件。即非生監驍騎校及大臣子弟。亦視此。仍於酌量改擬之處。黏貼黃簽。進呈

御覽。各省每年題結斬絞重案。刑部於次年開印後。分類摘叙簡明事由。奏

聞。又定鞫獄之法。凡鞫獄。須依所告本狀推問。若於本狀外。別求他事。撫拾被告入罪者。以故入人罪論。

同僚不署文案者不坐。又鞫獄止將狀內有名人犯審擬。如光棍案內夥黨人多。仍行嚴拏究審。無干牽連者。即行釋放。凡諸衙門鞫問刑名等項。必據犯者招草。以定其罪。若吏典人等為人改寫。及代寫招草。增減情節。致官司斷罪有出入者。以故出入人罪論。若犯人果不識字。許令在官不干礙人。依其親具招情代寫。各有司讞。獄時令招房書吏照供錄寫。當堂讀與兩造共聽。果與所供無異。方令該犯畫供。該有司親自定稿。不得假手胥吏。

致滋出入情弊。獄囚徒流死罪。鞫獄官司各喚本囚及其家屬到官。具告所斷罪名。仍責取囚服辯文狀。以服其心。若不服者。聽其自行辯理。更為詳審。違者徒流罪笞四十。死罪杖六十。其囚家屬遠在三百里之外。不及喚告者。止取本囚服辯文狀。不在具告家屬罪名之限。如承審改造口供。故行出入者革職。故入死罪。已決者抵以死罪。其草率定案。證據無憑。枉入人罪者亦革職。凡初次供招不許擅自刪改。按察使亦不得借簡招之名。故為

刑節。倘有意義不明。序次不順。與情罪並無干礙者。即就近核正申轉。將改本備案。不得發換銷毀。凡官司斷罪。皆須具引律例。違者笞三十。若律有數事共一條。止引所犯本罪者聽其

特旨斷罪。臨時處治。不為定律者。不得援引為比。若輒引比。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承問各官。審明定案。須援引一定律例。若先引一條。復云不便照此例。更引重例。及加情罪可惡字樣。坐人罪者。以故入人罪論。除正律正例而外。凡屬成案。未經通行

著為定例者。毋得混率牽引。致罪有出入。又立斷決之準。凡盜。公取竊取皆為盜。器物錢帛之類。須移徙已離盜所。方謂之盜。珠玉寶貨之類。據入手隱藏。縱在盜所未將行亦是。其木石重器。非人力所勝。雖移本處未馱載間。猶未成盜。不得以盜論。馬牛駝羸之類。須出闌圈。鷹犬之類。須專制在己。乃為盜。其未成盜而有顯蹟證見者。依已行而未得財科斷。凡勘問謀殺人犯。果有詭計陰謀者。方以造意論斬。助毆傷重者。方以加功論絞。謀而已

行人賊見獲者。方與強盜同辟。毋得據一言為造謀。指助勢為加功。坐虛賊為得財。一槩擬死。若鬪毆及故殺人。獨毆曰毆。有從為同謀。共毆。臨時有意欲殺。非人所知曰故。其共毆人。傷皆致命。當時身死。以後下手重者。當其重罪。若當時未死。而過後身死。當究明何傷致死。以傷重者坐罪。若原謀共毆。亦有致命重傷。以原謀為首。至亂毆。不知先後輕重者。有原謀。則坐原謀為首。無原謀。則坐初鬪者為首。以堪殺人之事為戲。如比較拳棒之類。

因而殺傷人者。為戲殺。戲傷。因鬪毆而誤殺傷旁人者。為誤殺。誤傷。各以鬪毆殺傷論。若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初無害人之意。而偶致殺傷人者。為過失殺傷。依律收贖。其鬪毆傷而未死者。驗傷官親往。不得昇傷者就驗。驗明立限。責令犯人保辜。以手足他物傷人者。限二十日。刃及湯火傷者。三十日。打傷肢體及破骨墜胎者。五十日。正限二十三日者。餘限十日。正限五十日者。餘限二十日。正限內因傷身死者。擬抵。餘限內因本傷死者。

擬死罪奏請。其原毆傷輕。又非致命之處。正限內因風身死者。將毆打之人擬流。如當致命處而傷輕。或傷重而非致命處。因風身死。必在十日外。方准聲請改流。其致命重傷。及雖非致命傷。至骨斷骨損。即身死在十日之外。仍擬絞抵。若因患病身死。與本傷無涉者。雖在正限內。各依本毆傷法。惟僧人逞凶斃命。有致命重傷者。雖在限外十日之內。不得輕擬寬減。又定治冤獄之法。凡內外問刑衙門。辯明冤枉。須開具所枉事蹟。實封奏。

聞。委官追問得實。被誣之人。依律改正。罪坐原告。原問官吏。以故失入罪論。若罪囚事本無冤。朦混辯明者。杖一百。徒三年。所誣罪重者。以故出入人罪論。所辯之罪人。知情與同罪。如原犯重。止從重論。不知者不坐。法司凡遇一應稱冤調問。及各衙門奏送人犯。如有冤枉。及情罪有可矜疑者。即與辯理。具奏發落。毋拘成案。若明知冤枉。不與辯理者。以故入人罪論。遇有重囚稱冤。原問官輒難辯理者。許該衙門移文三法司堂上官辯理。果有冤枉。及

情可矜疑者。奏請

上裁。凡獄囚決問明白。追勘完備。軍流徒罪。各從府州縣決配。至死罪者。在內法司定議。在外聽督撫審錄。無冤。依律議擬。法司覆勘。定議奏

聞回報。其公同審錄之際。若犯人自行翻異。原招。或家人代訴親冤。審錄官即便再與推鞫。事果違枉。同原問原審官吏通問改正。若囚犯明稱冤抑。審錄官不為申理改正者。以入人罪故失論。又嚴刑訊之條。凡強竊盜人命。及情罪重大案件。正犯。及干

連有罪人犯。或證據已明。再三詳究。不吐實情。或先已成招。後復翻異者。方準夾訊。其別項小事。槩不許濫用夾棍。若將案內不應夾訊之人。濫用夾棍。及雖應夾之人。因夾致死。並恣意疊夾致死者。將問刑官題叅治罪。若有別項情節。從重論。內而法司。外而督撫按察使正印官。許酌用夾棍。其餘大小衙門。槩不許擅用。其應入八議之人。及老幼廢疾者。並不合用刑拷訊。皆據衆證定罪。凡用刑衙門。一切刑具。不照題定式樣造用。致有一二三

號不等者。用刑官照酷刑例治罪。上司各官。不即題參。照徇庇例治罪。又定承審限期。以免拖累。凡在京衙門承審事件。限一個月審結。被證在外者。以到齊日為始。內外移咨行查者。以文到日為始。催文至三無覆者。題參刑部行文八旗內務府五城順天府提人。限文到三日內。即行拘送。或人犯有他故不到。即具情由報明。違者將該管官參處。倘人犯已至。而胥役勒索。不行放入。經司務廳察出。照例嚴加治罪。如徇隱不究。察出或被首告。併

罪司務刑部見審事件。應會三法司者。限一個月。杖責等罪。限十日。發遣軍流等罪。限二十日完結。案內有應行提質及患病之犯。以提到及病愈之日為始。仍將應行扣限。及三法司會審日期。並於科道衙門註銷內聲明。倘該司員任意因循。或三法司不即會審。以致逾限。書役得以乘機舞弊。嚴加治罪。其承審司員。及會審遲延之堂司官。並分別議處。凡

欽部等事件。直省督撫。俱以文到日為始。限四個月具

題。總督轄兩省者。隔省事件。限六個月具題。陝西總督所屬之甘肅。兩廣督撫所屬之瓊州。亦照隔省例。福建之臺灣府。限十個月。其湖廣衡州等府所屬。有苗民之二十六州縣。距省寫遠者。凡命盜案件。俱於定限外。各展限兩個月。新任及署印官。原限內難於完結。準分別展限。原限四個月者。展兩月。原限六個月者。展三月。遇公事出境。一切事件。準題請展限。若監臨科場。按日扣限。隔省提人。準到日扣限。凡叅審之案。督撫於具題後。即提人

犯要證赴省。其無關緊要之證佐。及被害人等。止令州縣錄供保候。俟奉

旨到日。率同在省司道審理。限期視舊限減半。總督則限四個月具題。如果案情繁重。實有不能依限完結者。先期據實奏明。請

旨展限。若盜犯已獲。祇須關取隔省人證等口供定案。無犯可審者。均照

欽部事件例。州縣分限兩個月。府司督撫共限兩個月。完結。不得照承審盜案全限例扣展。其鄰境關提

人犯。照各省關查口供之例。展限兩個月。又定羈保之法。以清囹圄。凡刑部發城取保犯證。原繫五城送部之案。仍交原城司坊官取保。其餘各衙門移送之案。則發該城司坊官。其由外州縣提到人證。令其自舉親識。交城就近發保。仍將保人姓名報部查核。其並無親識者。酌量交城看守。又定檢驗之法。以雪沈寃。遇告訟人命。有自縊自殘。及病死。而妄稱身死不明。意在圖賴詐財者。究問明確。不得一槩發檢。以啓弊竇。其果繫鬪殺。故殺謀殺。

者。在京委刑部司官。及五城兵馬司。京縣知縣。在外委州縣正印官。務須於未檢驗之先。即詳鞫屍親。證佐凶犯人等。令其實招。以何物傷何致命之處。立為一案。隨親詣屍所。督令件作。如法報檢。定執要害致命去處細驗。其圓長斜正。青赤分寸。果否係某物所傷。公同一千人眾。質對明白。各情輸服。然後成招。或死久發變青赤色。亦須詳辨。不得聽憑件作混報擬抵。其件作受財。增減傷痕。扶同屍狀。以成寃獄。審實贓至滿數者。依律從重科罪。

額設件作。大縣三名。中縣二名。小縣一名。仍於額外再募一二人。跟隨學習。每名發洗冤錄一部。選

委明白刑書一人。與件作逐細講解。洗冤錄凡四卷。除總論二

篇。屍格屍圖外。共二十六條。并續增檢骨圖格二篇。又定審斷出入之法。以

做官邪。凡官司故出入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論。若於罪不致全入。但增輕作重。於罪不致全出。但減重作輕。以所增減論。至死者坐以死罪。若斷罪失於入者。各減三等。失於出者。各減五等。並以吏典為首。若囚未決放。及放而還獲。若囚自死。故

出入失出入各聽減一等。凡官吏懷挾私讐。故禁平人者。杖八十。因而致死者。絞監候。提牢及司獄官典獄卒。知而不舉者。與同罪。至死減一等。不知者不坐。若因該問公事。干連平人在官。誤禁致死。者。杖八十。如所干連事。方訊鞫有文案。應繫者。雖致死勿論。若官吏懷挾私讐。故勘平人。雖無傷。杖八十。折傷以上。依凡鬪傷論。因而致死者。斬監候。同僚官及獄卒。知情共勘者。與同罪。至死減一等。不知情而共勘。及雖共勘。而但依法拷訊者。雖致

死不坐。若因公事干連平人在官。事須鞫問。及正
犯罪人贓仗證佐明白。而干連之人。為之相助。匿
非。不服招承。明立文案。依法拷訊。邂逅致死者勿
論。

天命元年

諭。凡事一人獨斷。必致生亂。國人有事。當訴于公所。五日
一聽斷之。有私訴於諸臣之家者。必當執送。其私行聽
斷者治罪。二年。

諭。生殺之際。不可不慎。聽斷之官。必詳審始末。而後定擬。

倘事有未協。勿挾忿爭競。庶能得情。五年。

諭。凡有下情不得上達者。書訴牒懸諸木。朕據其辭之顛
末。以便審鞫。其令豎二木于門外。

天聰五年定。凡許告諸貝勒者。向例準其離主。嗣
後定之以條款。一除八分外。許告私行採獵。及告
私行隱匿出征所獲者。一私殺人命者。繫原告及
被害人近支兄弟。一姦淫屬下婦女者。繫原告及
本夫近支兄弟。一所屬從征効力戰士。許告隱匿
不報。乃以私人濫薦者。一本旗人欲行互許。而貝

勒控制不許申訴。有告發者，皆準離主，仍罰貝勒銀有差。此外凡以細事訐訴者，不準離主，但視事之輕重審斷。至諸貝勒審事，枉斷人死罪者，罰銀六百兩。枉斷人杖罪贖罪，及私遣人出境交易，怠忽職業，擅取民間財物馬匹，將本旗女子不行報出，短價私買者，皆罰銀二百兩，又奉

諭。司刑諸臣審理民事，于兩造未陳，當先拘見證，同衆面鞫。庶有實據。若不速問，見證致兩造知覺，潛相囑託，支飾規避，則審斷安得公平。自今以後，不先取見證口供。

致事有冤抑者，即按事之大小治以罪，六年

諭。凡訐告諸貝勒者，斷離本主與否，悉照前議。其餘彼此訐告者，務皆從實。如告二事以上，重者審實，輕者審虛，免其坐誣。仍準離主。如告數款，輕重相等，審實一款，亦免坐誣。如所告多實，及虛實相等者，原告準其離主。所告多虛者，不準訐告兩事以上，而輕者實，重者虛。與告一事而情輕訐重者，除實款應坐被告外，其誣告之款，反坐原告。若子告父，妻告夫，同胞兄弟相告者，果繫反叛逃亡等罪，許其訐告。其餘有訐告者，誣告照常擬外，原告罪亦如之，不準離主。

順治十年

諭帝王化民以德。齊民以禮。因姦人為惡。害及善良。所以不得已而用刑。然必情罪允孚。斯加者無悔。而受者無怨。故法者天下之平。朕亦不得任喜怒為輕重也。凡官司犯事。朕即有意見。不肯遽自裁斷。必下部議者。意以士師之任。責在明允。而庸斯任者。又皆親信大臣。必能仰體朕心。審察得情。不致冤濫。今該部私心揣度。以為事經上發。若從輕擬。恐以情面生疑。庇護為咎。不如重擬。以作自全之計。甚至所犯事情。不就事論事。而反引

已結舊案。文致重法。如此舛謬。大不合理。朕于政事最重刑獄。奏讞本章。必再三覆閱。每有改正。但恐日有萬幾。或一時不及致詳。竟批依議。死者不可復生。誤者不可復改。此悔彼怨。咎將誰歸。以後問刑衙門議事大臣。問擬人罪。務要詳審真情。引用本律。一切鉤索羅織。悉宜痛革。如情罪重大。憲典具存。又不得藉口故出。以致漏網。務平心守法。使人不冤。以幾刑措之治。

康熙二十年

諭帝王以德化民。以刑弼教。所關最重。近覽法司章奏。議

決重犯甚多。愚民無知。或由教化未孚。或為飢寒所迫。以致身罹法網。深可憫惻。凡問刑各官。審理重案。有律例未諳。定擬失當。草率完結者。有膠執成見。改竄供招。深文羅織者。有偏私索賄。受囑徇情。顛倒是非者。有一於此。民枉何由得伸。茲特嚴加申飭。務期持廉秉公。痛改積習。加意祥刑。以副朕尚德好生之至意。二十二年諭刑部問刑衙門。期于審鞫精詳。讞獄平允。而後民情悅服。冤抑畢伸。近見爾部審理大小事件。每多草率。因循瞻徇舛錯。如聽訟之時。兩造是非。自應分別定案。因意

有偏私。往往不問曲直。勒令和息。或逼撤原狀。含糊完結。以致奸頑倖免。良善含冤。至于審員膠執已見。聽斷不公。或更改口詞。圖遂私意。或恐嚇犯證。不令直供。或妄肆株連。稽延月日。或怠玩疎忽。苟且告竣。此等弊端。難以枚舉。嗣後堂司各官。俱著洗心滌慮。一切刑名事務。令情法允協。無枉無縱。以副委任之意。二十五年

諭刑曹民命攸關。國典所繫。必以中正之心。行平恕之道。使法蔽其辜。毋縱毋枉。必得真情。始免冤抑。若惟以深文為能事。鍛鍊為盡職。及獄辭既具。奏牘已成。即反覆

推詳欲求其更生之路亦甚難矣。朕于爾諸臣章疏有情可矜疑罪未允協者皆駁令覆審。嗣後其各體朕懷殫心竭慮矢慎矢明以副祥刑之意。三十九年

諭州縣取原供時雖不得情亦必飾辭具詳上司覆覈然後達部。即有冤抑刑部何由周知。凡承問官初審未得實情及上司批駁後果能審出不妨改正。若明知已誤又復隱諱則冤抑莫伸矣。各宜虛衷詳鞫務得實情。

雍正元年

諭朕惟直省大小獄訟民命所關國家各設按察司以專

察之一切州縣申詳至爾司成獄督撫題達由爾司定案。任豈不重歟。國家定律所以弼教非以厲民故嚴立爰書防其或罹于法及于斷獄。又條分縷析思以曲全其生。今或情例相違牽合文法以納民於網。或有兩例並見輒上下其手以自遂其私。安得無冤獄哉。夫折獄憑口供而平反憑案卷。今法吏不求得情惟求完結州縣案卷之申詳于爾司者多鍛鍊口供附于律例冀免爾司之駁詰。爾司之詳督撫督撫之揭部院又加文致焉。口供案卷如是冤抑何從平反。咎在聽斷之初心原

非欲必得其情也。今宜釐剔宿弊，歸于明允，毋得因循故事。自墮姦欺，至納賄出入人罪，於法尤重。爾司其正，已率下使法無枉撓，庶幾刑措之風。二年。

諭。朕覽命案奏牘，如故殺謀殺尚少，而以鬪毆傷人者甚多。或因口角相爭，或因微物起釁，揮拳操戈，一時殞命，及至抵罪，雖悔何及。此皆愚民不知法律所致，殊可憫惻。古有月吉讀法之典。

聖祖仁皇帝上諭。有講法律以警愚頑一條。蓋欲使民知法不可犯，律無可寬，畏懼猛省，遷善而遠過也。爾部可

摘取毆殺人命數條，疏解詳明，令各省地方官刊布曉諭。俾知鬪毆律尚如此，則故殺謀殺罪更可知。互相講論，時存警惕，以化其好勇鬪狠之習。庶命案可以漸少矣。六年。

諭。律例之設，乃詳察情理，揆度至當而後定者也。審擬罪案之時，應引某條則引之，斷無輕重任意，或介兩可之理。常見奏章內，往往有先引一條，復云不便照此治罪，更引重罪以治之。此乃臣下營私之陋習，或欲以嚴刻之名，歸之于上，或冀法外之恩，巧于開脫，均非明允之道。以

後外省本章。有兩引條例者駁回。將情由參奏。若當引輕律。而故坐重罪。亦難逃朕之洞鑒。內外執法臣工。各宜凜遵。

乾隆元年

諭。朕聞姦宄不鋤。不可以安善良。風俗不正。不可以興教化。閭閻之大惡有四。一曰盜賊。三代聖王。不待教而誅者也。二曰賭博。干犯公令。貽害父兄。以視周官之罷民。未麗于法。而繫諸嘉石。收之園土者。罪有甚矣。三曰打架。即周官所謂亂民。孟子所謂賊民也。四曰娼妓。則自周以前。人類中未嘗有此。此四惡者。劫

人之財。戕人之命。傷人之肢體。破人之家。敗人之德。為善良人之害者。莫大于此。是以我

皇考愛民之深。憂民之切。嚴申科禁。積歲月之久。然後道路少響馬。老瓜賊。而商旅已寧。賭博及造賭具者。漸次改業。而家室以安。聚黨打架者。斂跡。而城市鄉鎮。鮮聞鬪囂。娼妓遠藏。不敢淹留客店。此

皇考十有三年政教精神所貫注。而海內臣民。顯見其功效。實享其樂利者也。朕嗣位以來。增廣赦條。惠保良民。使得從容休息。而無識諸臣。誤謂朕一切寬容。不

事稽察。民間訛言諸禁已開。風聞直省四惡。皆微露其端倪。是守土之官。敢悖

世宗憲皇帝之明旨。墮十有三年之成功。而戕賊善良。傷敗風俗也。自後州縣官有政令廢弛。使四惡復行于境內者。該督撫即行嚴參。督撫司道郡守。有不能董率州縣。殫心捕治者。必以溺職治罪。與通苞苴受賄賂者等。決不輕貸。五年

諭。朕聞直隸山東江南河南等省。頗有行客單少。不能禦侮。被匪類邀截于路。強取銀錢行李而走者。又假

作進香之人。乞丐之類。以肆其搶奪者。在本人失物無多。未必盡行報官。而地方希圖省事。或隱諱不發。或緝捕不力。以致宵小無所懲儆。此風不可漸長。著該省督撫等。嚴行申飭。不時稽察。倘有仍蹈故轍者。必加以叅處。毋得寬縱。又

諭。朕聞各省聯界之處。多有積窩巨匪。久慣聚盜。殃民隔省往拏。必須赴地方官掛號添差。稽遲時日。又或地方官不能上緊協拏。以致要犯風聞遠遁。盜案久懸不結。向蒙

世宗憲皇帝深悉其弊。

特降諭旨。凡地方失事。探實賊盜之處。無論隔縣隔省。一面差役執持印票。即行密拏。一面移文關會。

聖諭煌煌。實為息盜安民之良法。及近年各省督撫奉行不力。以致被盜之省。辦理掣肘。嗣後凡有鄰省聯界地方。積窩逃盜。訪實之後。或徑行差捕。或知會密拏。庶盜案易結。盜源易清。而鄰境彼此均受其益。如有司等仍以為具文。歧視怠忽。經朕訪聞。必于該督撫是問。二十七年

諭刑名案件。情偽微曖。變幻百出。若事事曲為逆億。雖日定一例。豈能遍給乎。惟在司刑憲者。臨事詳察案情。參酌令典。期于平允。徒鯁鯁然各逞己見。議改議增。適以變舊章而滋紛擾。于讞獄之道。有何裨益。著傳諭中外。問刑衙門知之。

皇朝通志

刑法畧四

刑制秋 朝審

凡秋審定例直省督撫將重犯審擬情實緩決可
矜三項具題每歲限五月內到部刑部將原案及
法司督撫各看語刊刷招冊送九卿詹事科道各
一冊八月在

金水橋西

先是在天安門外至康熙二十三年覆準定於金水橋西會審合同詳

核分擬具題請

旨裁定其

盛京等處案件亦造入各省秋審案内具題俟

命下日先後咨行直省將情實人犯於霜降後冬至前

正法其文到限期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福建

限四十日江西浙江湖南甘肅限二十五日江南

陝西湖北限十八日河南限十二日山東山西限

九日直隸限四日

盛京限十五日寧古塔限一個月限內遲延不到者

將遲延各地方官察明指參其刑部見監重犯每

御定大學士承
旨用硃筆勾決

歲一次

朝審刑部於霜降後摘敘緊要情節刊刷招冊送九

卿各官如秋審例霜降後十日在

金水橋西會同詳審分別情實緩決可矜具題請

旨其情實者俟

命下之日刑科三覆奏經

御筆勾除者正法其餘仍監固凡各省每年秋審臬司

核辦招冊先期定稿以次移咨在省司道會同虛

衷商榷聯銜具詳督撫覆核定擬至期會審司道

各官俱集。每年應入秋審案犯。於應勘時。仍令各督撫提解省城。率同在省司道會勘。其緩決人犯。解審二次之後。情罪無可更定者。祇令有司敘由詳報。停其解審。其曾擬情實。未經勾決之犯。及前擬緩決。後改情實。并緩決人犯內情可矜者。仍照例解審。凡在京每年秋審。遇審某省。即令某道御史與掌道一體上班。

朝審。令京畿道御史同掌道與審。勾到時。遇某省本章。即著某道御史承辦。

朝審案件。令京畿道專辦。行刑時。著刑科給事中。及

刑部侍郎一人監視。

乾隆十四年定例如此。今係刑部滿漢侍郎各一人。刑科

給事中一人。新資刑部員外郎一人。十八司滿漢司員各一人監視。

各省官犯。於定

案時。即在按察使衙門收禁。秋審勾到本到省。照刑部決囚之例。將情實官犯。全數綁赴市曹。即令按察使監視行刑。奉到

諭旨。當場開讀。按照予勾之犯。驗明處決。秋審勾到後。大學士會同刑部。將已勾未勾情節。摘敘簡明事由。奏

聞行知各督撫於處決時榜示通衢曉諭。

朝審由刑部發交該城榜示其各省官犯俱俟

朝審勾到後奏

聞頒發又

朝審勾到刑部將人犯綁出之日步軍統領衙門派步軍翼尉一員護送凡各省官犯如繫貪酷敗檢侵虧狼籍及有心巧詐不盡臣職罪應斬絞之員其審題結案在行刑之日以前皆補疏題請情實予勾者即行刑之日已過亦著行刑在行刑以後

審結者入下年新事冊內刑部仍貼簽聲明其尋

常私罪案犯無前項情節者牢固監候以俟次年

秋審不得概請補入本年情實其常犯罪該斬絞

如連斃二命妖言惑眾傳集符咒等項定讞時已

在該省熟審之後刑部即補入本年秋審情實冊

內具題或遇停決之年其情實案內有糾眾聚匪

劫犯辱官以及前項官常犯情罪重大之案刑部

仍開具事由清冊專行奏

聞請

旨正法。凡各省駐防旗人犯該斬絞者。無應解部。即在理事同知衙門收禁。有應入秋審人犯。令將軍都統等。悉心確核。分別情實。緩決可矜。造冊題達。刑部九卿會核具題。至勾到時。某省駐防即另冊。同各省應勾人犯。一體辦理。新疆地方。定擬死罪。監候人犯。凡經秋審。緩決五次。及情實十二次未勾者。准於新疆地方。互相調發為奴。秋

朝審情實官常犯。有經十次未勾者。刑部奏

聞。下次改入緩決。不得擅改。可矜官犯。已改緩決後。如

遇查辦。緩決三次以上時。不得與常犯一例減等。其中或有應行寬宥者。出自

特恩。凡竊盜滿貫。及三犯竊賊。至五十兩以上。擬絞之犯。除情罪重大。應擬情實外。其餘應入緩決者。秋朝審一次之後。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其可矜人犯內。如子婦不孝。詈毆翁姑。其夫忿激致斃。或因該犯之母。素有姦夫。已經拒絕。後復登門尋衅。以致拒毆致斃者。此等情切天倫。一時義激。與尋常鬪狠者不同。刑部會同九卿查核。遇有似此

罪犯案情既確。俱量為區別。照免死減等例。再減一等發落。仍逐案隨本聲明請

旨。凡罪干服制。由立決改為監候者。刑部於秋審時俱入情實彙為一冊。先期進

呈候勾。俟經兩次免勾之後。大學士會同刑部堂官。將此等人犯招冊。覆加詳勘。其有情節可寬者。摘敘案情。確加看語。請

旨。改入緩決。總麻服屬人犯。於停勾二次之後。亦照期功以上例。大學士會同刑部一體省核。改入緩決。

順治二年

諭。以後重辟。如奉監候。再審之旨。地方官毋得輕決。著各巡按御史。會同監司。從公研審。報部覆奏。候旨處決。其事有寬抑。情可矜疑者。徑自奏聞。十二年

諭。三法司核擬罪。必面同研審。不得但用文移往復。

康熙十二年

諭。刑部向來朝審之例。先期進呈招冊。然後九卿科道會審。覆奏完結。乃各省秋審奏本內。止有節畧觀覽。未能明晰。又有續到者。不及入覆奏案內。以致留俟來年。殊

為不合。以後各省秋審。應照在京朝審例。豫期造冊進呈。著九卿科道覆核奏請定奪。四十四年

諭。各省秋審。尚無可議。朝審則太寬。書云罪疑惟輕。以其罪有可疑之處而輕之也。若無可疑。則以公平為貴。現在殺人之人。情罪顯然。又何所疑而欲從寬乎。執法之人。但當詳情據理以定罪。一味從寬。則惡人何所警戒。可以此諭刑部。五十三年

諭。刑部秋審。奏章繁複者甚多。皆由府州縣司道各官審錄。供招盡行全載。所致該府司道果讞有別情。自應敘

入。若無互異之處。但註明該府司道與各州縣等官原審皆同一語。止將州縣初招。並督撫大吏審擬之處。敘明足矣。此非為朕便於觀覽。案牘繁多。則事務必致遲延矣。

雍正二年

諭。明刑所以弼教。君德期於好生。誠以民命至重。寧過乎仁。毋過乎義也。朕念朝審重囚。其情實者。刑科必三覆奏。聞勾除者。方行處決。而外省情實重囚。惟於秋審後。法司具題。即咨行該省。無覆奏之例。中外一體。豈在京

諸囚宜加詳慎。在外省者。獨可不用詳慎乎。自今年為始。凡外省重囚。經秋審具題情實。應決者。爾法司亦照朝審之例。三覆奏聞。以副朕欽卹之至意。三年

諭。人命至重。須平心研究。求其可生之路。至萬無可生。然後勾決。則國法所不容。亦其自取耳。從來法寬則愚民易犯。非刑期無刑之意。十一年

諭。今年各省秋審人犯。有不應緩決之案。經九卿改為情實者甚多。督撫通省大僚。臬司刑名總匯。錄囚定獄。何等重事。豈可因循苟且。如有司執法科罪。而九卿奏請

平法。或九卿據法定議。而朕酌奪從寬。方合政體。豈有執法之官。而任意於法外徇縱者乎。倘督撫臬司。或謂九卿定議從刻。稍存迎合之見。遂於矜疑之案。概以情實奏讞。其弊尤不可言。爾等將改正各案。逐一覈明。通行申飭之。又

諭。明刑所以弼教。除暴所以安民。朕臨御萬方。不得一道同風。俾我民免於刑戮。每以自咎。所望內外大臣。抱刑期無刑之心。執辟以止辟之法。先使民不敢犯。俾無漏網之姦克。繼則導人不為非。漸化向風之頑懦。如此需

之歲月。庶幾習俗可移。朕十年以來。一切刑獄。莫不虛衷斂息。詳慎推研。寬嚴本無成見。惟其自取。每見廷臣疆吏。諄切開示。諒已悉朕心矣。今者秋審大典。詳覽各冊。有法無可貸。情無可原。而各督撫概擬緩決。並無勘語。且有上次擬情實。而今年自改緩決者。有監候多年之犯。而每年秋審忽擬情實。忽擬緩決者。有本定緩決。因部改情實。即照擬情實。本定情實。因部改緩決。即照擬緩決者。試問該督撫等。豈竟漫不經心。抑竟漫無定見耶。夫疎縱之過。甚於苛刻。姑息之害。等於殘忍。但本

公誠之至意。達仁義之通權。方為平允。若以為欲嚴。是負朕心。若以為欲寬。亦辜朕訓。內外大臣。務籌遠大。不枉法。不弛刑。由此類推。庶政皆然。其各身體而勤求之。毋忽。十三年

諭。朕聞外省會審之時。不論案件多寡。悉於一日定議。均聽督撫主張。司道守令。不敢置喙。究其實。督撫亦未必了然。不過憑幕賓畧節。貼於冊上。徒飾觀瞻。不察情罪之輕重。率定爰書之出入。以致讞獄不平。寃情莫訴。勸懲兩失。克暴肆行。所謂明刑弼教者。安在。朕臨御以來。

法司所進立決本章。必令三覆奏。每年朝審秋審。先期細覽招冊。至勾到時。復與廷臣往復講論。蓋哀矜惻怛之意。動於不得已。而發於不自知。並非欲博欽恤好生之名也。

聖祖於當年勾到日。皆著素服。朕亦效法行之。凡受封疆之寄者。應同此心。乃刻期草率定局。並不博採羣議。且有結綵設筵。徵歌演劇者。此則殘忍性成。不學無術者之所為。嗣後各宜謹慎周詳。殫心辦理。不妨多寬時日。毋得視為具文。至於會集既久。除常餐外。倘有肆筵設

席。仍蹈前習者。經朕訪聞。必加嚴處。

乾隆十年

諭。向來冬至既屆。一應秋審之犯。例不行刑。若遠省地方。奉到文書在冬至以後者。則留至次年冬至前正法。後因此等人犯。盡屬克惡。罪無可緩。若遲至一年之久。未免別生事端。仍於奉到部文時處決。諸犯既無可緩。適值冬至。亦須稍遲。嗣後如有過期接到部文者。著於冬至七日以後。照例處決。該部行文各督撫知之。十四年

諭八旗滿洲互相殺傷案件。向例俱從斬決。至雍正年間。乃按律以謀殺鬪毆分別斬絞。亦即行正法。自朕御極之後。以旗民條例。輕重懸殊。特諭九卿八旗會同定議。一切命案。俱著監候。至秋審時。苟非謀故重情。概為緩決。但思立法之道。與其狎而易犯。不若使知所畏而不敢蹈。向來立法從嚴。具有深意。惟是旗民事例。既經畫一。今又改從斬決。朕心有所不忍。嗣後滿洲與滿洲毆殺案件。著於秋審時。俱入情實。八旗都統。通傳知悉。務使旗人各惜身畏法。不罹罪譴。

又

諭廣東南海縣民劉德滿繼妻關氏。挖死前妻之子。劉應周。致令伊夫絕嗣一案。朕因其情罪可惡。於法司核擬時。特為存記。今經秋審。擬入緩決。據刑部查稱。乾隆十一年。直隸省張心堯繼妻張氏。藥死前妻之子。依律擬絞監候。每年於秋審時。查明張心堯續娶有子。將應否減等。請旨定奪。如終至絕嗣。將張氏正法。關氏案照此辦理等語。朕思繼母如母。名分甚尊。其於前妻之子。究無屬毛離裏之愛。果其撫如已出。

與字 刊本誤作於

行擬字 刊本誤作後

則子自當事若所生。然忿戾殘刻。非理凌虐者。比比而是。皆由法雖設而不行。人心無所敬畏故也。夫謂親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豈非扶持名教之言。而從古所謂閔損王祥者。能有幾人。顧可以是以責之庸眾之流乎。律載故殺子孫者。杖六十。徒一年。嫡繼慈養母殺者。加一等。致令絕嗣者。絞。律文之以加等科罪。正以其與親生者有間。當其殘害軀命。則母子之恩已絕。况致令絕嗣。則得罪於其夫。得罪於其夫之先代。原其初。雖曰母子也。夫婦也。至於故殺。而母子夫

婦天倫盡廢。執國法以繩之。固殺人之克犯耳。揆之天理人情。毫無可恕。朕意子果不孝。經官驗明有據。則雖繼母亦不必治。以加等及擬絞之罪。如其無罪致死。則但當治以國法。而不當復追論其名分。其絕嗣擬絞。亦但當論其見在之有無子息。而不必計其後此之續娶另生。凡情罪可惡者。以情實定擬。與謀故人犯一併正法。如此則慘毒之行。有所畏憚。而不敢肆。庶足以正刑章而厚倫理。又

諭。朝審情實人犯。例由刑科三覆奏。其後各省秋審。亦

皆三覆奏。慎重民命。即古三刺三宥遺制。謂臨刑之際。必致詳審。不可稍有忽畧耳。非必以三為節也。朕每當勾到之年。置招冊於旁。反覆省覽。常至五六遍。必令毫無疑義。至臨勾時。猶必與大學士等斟酌。再四。然後予勾。豈啻三復也哉。若夫三覆奏本章。科臣匆遽具題。不無舛亥。且阻於時日。豈能逐本全覽。嗣後刑科覆奏。各省皆令一次。朝審仍令三覆。又

諭朕因刑科三覆奏之例。各省奏牘繁多。迫於時日。轉致不能詳覽。已命簡去二覆。以從務實。今思勾決之

時。朕詳閱招冊。反覆斟酌辯論。大學士在朕前。一面秉筆代勾。一面聽受諭旨。雖殿庭咫尺。自無舛錯。但多經一遍視覽。於勾決更為慎重。嗣此著於勾到後。將原本進呈覆閱。再行批發。著為例。又

諭秋審為要囚重典。輕重出入。生死攸關。直省督撫。皆應詳慎推勘。準情酌法。務協乎天理之至公。方能無枉無縱。各得其平。朕於情實招冊。皆反覆省覽。再三究極情狀。毫不存從寬從嚴之成見。所勾者。必其情之不可恕。所原者。必其情之有可原。惟以一理為權。

衡而於其人。初無愛憎好惡之見者存也。今年各省
招冊。經九卿改定之案甚多。其中有緩決改入情實
者。或謀殺或故殺或拒捕或誣良致死或威逼致死
或姦民聚衆不法或邪術迷拐或強姦幼女或羞忿
自盡或連砍數人。或毆死有服尊屬。皆情罪較重。萬
無可貸。此等兇徒。斷不應擬以緩決。設非九卿改正。
經朕裁酌。置之典刑。則姦徒倖免。死傷屈辱者。寃無
可伸。而刑罰於是乎失中。豈所謂詰姦止辟之義耶。
此於法紀倫常風化。所繫甚重。所有審擬不當之各

督撫。皆著嚴行申飭。又

諭。朕於侵貪各案。諄諄垂戒。前後所降諭旨。不啻三令
五申。此次勾到辦理侵貪各案。有督撫輕擬九卿改
入情實者。有九卿濶入緩決。經朕指示情節。改入情
實者。所有二年限滿之犯。完數如例者。業經分別原
減。其逾限未完。營私入已。確然有憑者。予勾正法。誠
以律不容弛。法當共守。與其失之寬而犯者衆。不如
顯然示以無所假藉。俾知所戒。而不至更蹈覆轍。所
全者實多也。朕前降旨。令刑部於秋朝審時。將各省

官犯彙為一冊。得以詳悉推勘。以昭慎重之意。此雖
不僅指侵貪。而官犯內惟侵貪者常多。以理論之。潔
已奉公。人臣之職分應爾。倉庫錢糧。莫非小民脂膏。
上以供軍國經費。人君且不得私有。而乃漫無顧忌。
如取如攜。婪正供而入私橐。是閭里之輸將。轉為若
輩填谿壑也。夫取非其有。謂之盜。况取國家之所有
乎。貪人之財。猶謂之盜。而况其貪國家之財乎。此其
情可恕乎。乃向來錮習。以為寧盜毋貪。此在為上者
為民之深。權其輕重。謂與其厲民。毋寧損上。以是重

言人臣之不可貪耳。而豈忍以盜待臣子哉。為臣子
者。又豈甘以盜自處哉。人徒知漁利於民者貪也。蠹
食於官者侵也。援律傳罪。輕重判然。不知貪者固有
害於下。而侵者實無所畏於上。以無畏之心。而濟之
以無窮之慾。則派累以肥橐者有之。因事而勒索者
有之。甚至枉法受贓者有之。朝廷之府庫。且所不顧。
更何民瘼之可矜。民膏之足惜。此侵則必貪。勢使然
也。此等劣員。多留一日。則民多受一日之殘。國多受
一日之蠹。既以劣蹟敗露。尚可因循姑息。繫之囹圄。

獲全首領。下愚不肖之輩。其何所警惕而絕其行險
僥倖之心。又安知其不轉以身被刑辟之虛名。而子
孫享富厚之實惠。且自為得計耶。是斧鑕一日未加
則侵貪一日不止。惟一犯侵貪。即入情實。且即予勾
決。人人共知法在必行。無可倖免。身家既破。子孫莫
保。則饕餮之私心。必能自禁。何至甘心扞網冒法。此
狂瀾之必不可迴。而膏肓之必不可救。旋轉之
機。斷在於此。用是再頒諭旨。詳悉開導。俾共知潔已
奉公之大義。凜服官典守之大防。杜絕侵漁。終遠刑

辟。為良有司。國家實嘉賴焉。如其不知畏懼。不知悛
改。則三尺具在。斷在必行。前鑒昭然。慎勿視為具文
也。此諭著刊刻頒發。令内外文職衙門。入於交盤冊
內。永遠傳示。各宜凜遵。十七年

諭。各省由立決改為監候人犯。皆繫服制攸關。其改擬
監候。已屬原情酌減。若秋審時入於緩決。則減之又
減。殊非慎重倫常。明刑弼教之道。是以上年降旨。令
改入情實。此其中情節多端。如父母被毆致傷。或勢
在危急救護。乃其至情。使父毆叔。而子助父以斃叔。

亦得謂之救父。則是長不友不睦之風。非止辟之意。但散在各省招冊中。有勾決者。有未勾決者。或未悉朕輕重權衡。反滋擬議。著該部將此等案犯。彙為一冊。與官犯招冊。先期進呈候勾。其有應宥者。亦即予減等發落。朕於各省招冊。反覆研究。務協理法之大中。人命至重。大德好生。何忍不以哀矜為念。但翫法違道。務在活人。斯乃婦人之仁。中外問刑者。其共知之。十八年

諭。各省由立決改監候人犯。情罪本重。累次秋審。仍列入情實。上年四十起內。未勾者二十三人。此次已勾一起。但節次存留監禁。將積而愈多。是因緩死而屢次綁赴市曹。亦非所以重刑章也。嗣後此項。除本年未勾人犯。下次仍入情實外。其餘著大學士會同刑部堂官。將招冊覆加詳勘。其有實在情節可寬。如弟毆兄斃。或果因其兄干犯父母。迫於親命。或素有瘋疾。一時病發。凡似此類。酌量分別。敘述案情。確加看語。請旨即入緩決。蓋倫常所繫。不厭周詳。朕於勾決冊內。已再三審量。更一番公同斟酌。則情節益明。庶

協明慎用刑。矜卹民命之至意。著為令。二十七年諭。國家秋讞大典。上繫刑章。下關民命。慮囚時。設情法。未衷於至當。何以昭弼教之用心。每歲刑部進呈各省情實人犯招冊。朕必將逐案事由。一一披覽。使獄情毫無遺漏。而各案適輕適重。又詳為稱量比擬。有其跡雖涉疑似。而情尚一綫可原者。既於冊內折角存記。即情罪重大。於法萬無可貸。不得已而予勾之案。亦反覆推勘。於犯事實款。隨其節目次第折角。及勾到前一日。與臨勾之時。必三經檢核。須俾毫髮無

疑。然後予勾。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皆無憾也。夫緩重犯須臾之命。使被害者銜冤。不得自申。婦寺之仁。刑官尚不應出此。何況天下共主。若以既嚴三尺。均屬應斷之刑。而不為銖量權衡。將案內細微同異之由。並歸無憾。則此輕掉之心。已乖與衆共棄之本義。此朕自揣兢兢明慎。固不肯稍存寬嚴之見。即督撫九卿。已數為擬議。猶未敢稍緣因任者也。第向來勾到事畢。原閱招冊。祇存貯內閣。其問刑衙門。不過預聞臨時商榷之言。而先事全局折衷。所以一再

不釋者。未能盡喻。又何以定司憲之準。所有本年各省情實招冊。可於勾到後。即發交刑部。其近今二三年內閣所貯冊。一併檢發。俾詳悉披繹。因端領會。庶幾體朕意以求協中。則成牘不為無助。著為例。四十

二年

諭。調姦拒捕。逞克斃命之犯。情罪固為可惡。但按律擬以斬候。於法已無可加。乃聲敘以為不足蔽辜。請即正法。恐無識者轉疑為有意從嚴。所辦未免過當。著傳諭各督撫。嗣後如遇此等案犯。按律定擬後。即夾

片聲明。趕入本年秋審情實。較之尋常案件。歸入下年秋審者。已屬從嚴。毋庸將不足蔽辜字樣聲敘。四

十四年

諭。勾到湖廣山東等省秋審人犯內。王成馮文煒二犯。俱砍殺一家六命。其子應行緣坐。王成之子王喜娃。年僅十歲。馮文煒之子馮大甫。年僅六歲。馮二甫。年僅二歲。刑部俱擬入情實應斬。本屬例所宜然。王成馮文煒克惡已極。即將伊全家抵死。僅足相償。實為情真罪當。而刑部定例。將殺六命之已絕嗣者。其子

均擬斬決。若尚未絕嗣者。擬斬監候。而於緣坐者之年歲。未為區別。因念二犯緣坐之子。犯事時年僅數歲。尚在童穉無知。若概予駢誅。究覺不忍。是以均未予勾。此即朕之姑息。然仰體

上天好生之心。毋寧失之厚耳。惟是此等克孽。留其喘息。已屬法外之仁。若伊等長成後。或遇赦減等釋宥。仍聽婚配。俾有遺孽。將何以昭示平允。并何以慰死者之心。嗣後遇有此等克犯緣坐之子。年在十一歲以上者。仍照見行之例辦理。如在十歲以下者。俱著問

擬斬候。永遠監禁。雖遇赦。不准減釋。令其老死囹圄。庶於準情之中。仍不廢法。著為令。四十八年。欽遵。

諭旨。奏準各省重犯。於招解到省定案後。即行留禁省城。於臬司首府首縣各監。酌量均勻分撥禁固。俟勾決部文到日。即在省城處決。其中或間有九卿改入情實者。為數無多。仍令各督撫飭令各州縣。照舊例辦理。或有九卿由情實改入緩決者。即解回本州縣監禁。所奉

聖諭。榜示省城外。仍行文各本州縣。張掛曉諭。以儆人

心。又欽遵。

諭旨。奏準酌擬情重罪犯留省監禁者。共三十四條。其餘服制緣坐姦宿拐騙尋常鬪毆共毆及婦女老幼之犯易於防範者。俱仍於招解後發回各州縣牢固監候。

